



# “旧屋雨季”不再来

■张子焕

“独坐窗前听风雨，雨打芭蕉声声泣。”天阴了，一串串雨从天而降，或奔放酣畅、或细密缠绵，将天地化作朦胧的模样。每每此时，我便站在新家的客厅中，透过宽大明亮的落地窗，尽情看飞雨飘飘洒洒，或凝神听小雨淅淅沥沥。

每次或看或听窗外落雨，我都感慨良多，这其中既有昨天的苦涩、今天的甜美，也有对明天的憧憬……看着听着，泪水便不知不觉地流下来。但这泪水是甜的，它洗刷掉了几十年的清苦留给我们的印迹。

我家住哈尔滨市呼兰区学院路尽头，这里属城乡接合部，早年间农村人居多，居住环境也比较复杂。进入二十一世纪，城市建设轰轰烈烈，高楼大厦拔地而起，老旧道路重新修建，城市面貌大大改观。但实际上，那时仍有部分家庭住在低矮阴暗的棚户区内，我家也在其中。

那一片棚户区，院墙外面的小路比院内高，院内比室内高，人从院外到院内、从院内到室内均需要向下走多个台阶；小孩儿只要两手勾住房檐，轻轻一纵就能蹿上房顶，两腿一蜷就能在上面盘腿打坐。再加上房屋年久失修漏点很多，下雨时，大家就如同身处“水帘洞”。

每到雨季，就是考验大家性格和耐力的时候。为防止雨水倒灌，全家人拿着大盆、小盆、水桶甚至马勺，分成院内、

室内两队往外掏水。如遇急雨或暴雨，每个人便没了半点喘息之机，无论男女老少，浑身均被浇透了。记得有一次，爸爸及哥哥们均外出，家里只剩下我和妈妈。半夜时分大雨倾盆而下，我们两个根本无法抵抗，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家里的诸多物品漂浮在水面上。好多家用电器短路报废，妈妈很是心疼，哭了好几天。

下雨时，千疮百孔的房顶也一并施威，成了雨的“帮凶”，使雨顺着缝隙“偷渡”进来。我们只能将可以盛水的器具，像摆阵似的，或“一字长蛇”或“天罡北斗”散布开来，但往往还是顾此失彼，四面楚歌。我们常

常戏称：外面下大雨，屋里下小雨；外面不下雨，屋里还下雨。

有一次雨过天晴，房顶还在滴水，我们一家人只好到外面等待。路过的朋友见此情形问道：“你们好几口子人齐刷刷地站这儿干嘛呢？”我年幼的儿子抢着回答：“避雨呀。”逗得人家眼泪都快笑出来了。

雨来了，四周的道路也变得泥泞不堪，人们进进出出两只鞋子都被裹满了泥巴。那时我们总想，如果倒退几十年，大部分人都是如此，也无可厚非，但随着社会发展、城市更新，大多数人日常已经行走在平整洁净的道路上了，鞋子干干净净，我们这些棚户区的居民什么时

候鞋子也能干干净净的呢？还记得《人间》里的“光字片”么？我们那里堪称真实的“光字片”，我们就是不折不扣的“光字片”居民。

雨呀雨，那时您每来一次，我们全家便被折磨一次；每下一天，我家便有人感冒几天，忙着喝姜糖水、吃感冒药。那时我常在心里念叨：雨呀雨，我们城里这片棚户区不缺您，求求您到农村下吧，一望无际的田野需要您啊，在那里，广阔天地大有作为。可不管我怎么念叨，雨该怎么下还怎么下。

在这样的环境下居住几十年，我已经形成了条件反射，只要一看到下雨或听到雨声，立

马肌肉绷紧，双臂微抖，随时做好向外“扬水”的准备。更严重的是，甚至时钟的嘀嗒声，都会让我陷入深深的焦虑。

十年前，城建部门对我家所住的区域进行了开发改造立项。该项目对原有的棚户区进行了整体拆迁，投巨资打造首席生态大城，为老街坊们提供了优美舒适的居住新环境。

自那之后，我们家得以迁进了一百多平方米的新居。家附近还有生态湖、体育公园，充分体现了绿色、自然、生态、健康的生活理念。周边的幼儿园、小学、初中、医院、超市、大型购物中心也相继投入使用，使居民尽享城市繁华。新修的道路宽敞坚实，即使我们下雨上街，鞋子也不再变得脏兮兮的了。

自从喜迁新居后，我的心态慢慢发生了转变，不再讨厌雨了，开始感受雨、欣赏雨。

我时常闭上双眼听雨儿嘀嘀答答，尽情地享受这悦耳动听的声音。我边听边想：这声音到底像什么？似琵琶、如扬琴、仿古箏，或者是上述乐器组成的协奏曲。

雨一直下，雨珠落在玻璃窗上，化为一层水雾，窗外的风景变得迷离朦胧，如梦如幻。隐隐约约中，我仿佛看见了一束温暖的光冲破了烟雨薄雾，为蓬勃向上、日新月异的城市，披上了一层温柔的外衣。

雨年年都有，但属于我们这些昔日城市棚户区居民的“旧屋雨季”，不会再来了。



惊鸿

静方相伴

李海波摄

## 烟火人家

■马海霞

回想我儿时暑假，每逢立秋这天，胡同里的铁锤大爷会招呼胡同里的叔叔和大爷去山上喝酒。

铁锤大爷是个石匠，除了种庄稼还采石头贴补家用。他爱玩，盛夏时节，他便扛着长竹竿上坡干活。歇息时，他从兜里掏出麦粒，放进嘴里嚼成面筋，然后将面筋缠在竹竿细头，去树下粘知了。晚上别人坐在家乘凉，他则拿着手电筒去树林里找蝉蛹。白天晚上都琢磨“蝉事儿”，铁锤大爷收获自然不小。

铁锤大爷也不小气，他会在立秋日，请大家打牙祭。酒肴他准备——将家里腌制好的知了和蝉蛹拿出来，放油锅里

一炒，美味便诞生了。

铁锤大爷出酒肴，其他人带酒带茶。酒是自家酿的粮食酒，茶是最便宜的茉莉花茶。普通的一次聚会，却因酒肴太诱人，吸引我们这些小孩子也紧随其后。

到家附近的山上，找块大石头将酒菜摆上，一席人便开喝。我们小孩子另开一席，一人抓一把蝉蛹，边吃边咯咯笑着。

立秋的乡村傍晚，蝉和蛙还在做最后的绝唱。一边是蝉鸣，一边是蛙鸣，此起彼伏，一声高过一声，飙起高音来，谁也不服输。

喝酒的叔叔大爷，声音也高了起来，有时说到激动处，声音竟然盖过了蝉鸣和蛙鸣声。他们会说有趣的事情，也会说

堵在心里的烦事。生活中不平的事情太多了，谁家都能搬出几箩筐。不开心的事说出来，大家劝几句，怒气、怨气也就消了。借着月色，大家再畅想未来的好事儿，譬如孩子大了，有出息了，他们也就完成任务了，好日子也便来了。瞧，大人们的高兴劲儿又回来了。

伴随着一次次“立秋宴”，胡同里的孩子们都长大了。我们这条胡同，走出来六位大学生，其中还包括一位后来的大学老师。

那些立秋日在月光下吃“山珍”的记忆，浸染在岁月之河的涟漪里，充满了童话般的温馨浪漫。

我到了一定年龄才明白，当年铁锤大爷为何喜欢在立秋的时候请客？胡同里的叔叔大

爷都从事体力劳动，除了种地还干别的力气活儿，有采石头的，有在砖厂搬砖的，有在建筑工地当壮工的，有在翻砂厂干活的……夏天高温酷暑，对体力劳动者而言是最难熬的季节，大家挥了一个夏天的汗，终于盼到秋天了，该庆祝一下。劳动者最好的庆祝就是与老友坐一起喝点小酒、谈天说地。

酒肴，铁锤大爷早在半夏就开始准备了。“山珍”谁不喜欢吃呢，既能打掉馋虫，又营养丰富，最关键的是向大自然伸手，一分钱不用花。

刚立秋，秋老虎威力也不小，大家去野外凉快又随意，吃喝玩乐顺便看看风景，再把烦恼的事儿倾诉出来，互相安慰着，内心的烦恼也被抚平。柔和的月色中，再畅想一下未来，

生活的希望便迈着轻盈的步伐款款而来。

“立秋宴”是胡同老邻对自己度过炎热夏天的一种犒劳，是大家送别夏季的一种方式，也是庄稼人迎接新季节的一种仪式。蝉，则无疑是托起这场聚会的最大功臣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小如一条胡同都有自己的脾气和秉性。我们这条胡同，街坊四邻大多没读过多少书，他们老实、谨慎，甚至还带点儿窝囊，但个个吃苦能干，团结友善，形成了一种胡同特有的文化——朴实、善良、勤劳、热爱生活。

我是在胡同长大的孩子，如今再踏进胡同，内心还是会倍觉踏实妥帖。胡同虽窄，但曾经的老邻及他们表现出的人情味，让人心里敞亮宽广。